瓢 菜

■唐胜一

瓢菜,是我的乡下老家一种说法。以前吃酒席,将桌上的菜肴匀分给各位食客,故又叫分菜。上些年纪的人大都有过亲身经历。

我从懂事起,就不大愿意去吃酒席,因为名曰吃酒席,实际上真没吃到多少,匀分的菜肴大部分要带回家去。记得我八岁时,一次跟娘到邻村吃结婚酒席,见香喷喷的"头碗"摆上桌,我立马拿起筷子去夹。娘眼疾手快,一掌打掉我夹着的锅烧圆子,呵斥道:"你急么子?这菜还没瓢呢,不能吃!"尽管我"哇哇"直哭,一桌人也没有哪个同情我,而是催促一位老大娘赶紧瓢菜。我抹把泪水,吃着分给我和娘的份子菜肴时,娘又喋喋不休地说我:"崽啊,少吃点哟,收回去给你哥姐妹妹和你爹也吃点呀。"

那时农村全是清一色的四方木桌。谁家办酒席,就去村子里的各家借来桌子和板凳。四方木桌坐八人,酒席菜肴习惯为10个碗,也即10道菜,至于菜样就丰俭不一了。经济条件稍宽裕的就办好点,条件不好的则凑合着办,比如用红薯粉加点花生粒、红枣片以及蛋花煮糊糊,也算一道菜,名叫"雾汤"。当然啰,也有约定俗成少不了的几道菜,大致是这些:头碗油炸坨坨和锅烧丸子,第五碗鸡,第七碗猪肉,第八碗下饭菜,第九碗鱼。至于其他5道菜就可以随便些,像水豆腐、白菜、红萝卜、青辣椒、黄豆子等,均可入列。

为了方便瓢菜,吃酒席的客人有的会自带碗、钵盛装,而没有自带的就向东家借:"借只大碗,我等下收菜回去,明天还给你。"可别小瞧瓢菜者,那不是随随便便轮得到的,你想做瓢菜者也不一定成。8人围坐一席,心照不宣地像议事一般,推荐出办事公道、做事心细的长者为瓢菜员。瓢菜员拿着一个铁汤瓢,一瓢一瓢地往各人的碗里瓢分,不仅菜要瓢分均匀,而且菜汤也要瓢分得差不多。瓢分红烧肉,那是一人一块地瓢分,要是还多出几块不好分时,就用筷子分成八小块,做到每人再分一小块。一桌人都盯着瓢菜的那块铁汤瓢,我想瓢菜就因此得名吧。酒席上的食客都跟我娘一个样,省着分到的菜肴不吃,多是倒些菜汤放到饭里,一个劲地多吃饭、吃饱饭,还真吃得蛮有味呢。别笑话,大家都省着酒席菜带回去给大家打牙祭呢。

"满嫂子,吃酒席回来了?"我娘点着头:"嗯哪。"乡亲又问:"酒席好不?""还可以。待会我送点菜让你尝尝就知道。"吃酒席收回的一大碗菜,还真不是全给家人吃呢,要送给左邻右舍乃至整个屋场的各户人家。"满嫂子真客气,还把酒席菜送给我们吃。"我娘说:"你们不也一样么,每回吃酒席回来,都送酒席菜给了我家嘛。"这般好像成了乡村的习俗呢,收回酒席菜,不能一家独食,而要与邻居乡亲共享。有的屋场大、户数多,收回的酒席菜不够送,就加些辣椒或白菜,以次充好,增加收回的酒席菜之分量,便于户户送到,送个"满堂红"。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农村也不例外地发生巨大变化,农民自由了,外出打工,手头的钱多了起来。俗话说,有钱好办事,乡村的酒席也就随之越办越丰盛,不再局限于10大碗10道菜,而是10多道菜,桌上摆得满满的,甚至还有山珍海味。

渐渐地,酒席上的瓢菜现象消失了,吃酒席的食客也没几个收酒席菜回家。用乡亲的话说:"现在的生活,天天都像过节样,大鱼大肉吃腻了,谁还稀罕酒席菜啊!"

梨花盛开(外一首)

■石泽丰

屋后的梨园 柴门虚掩
风,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
一不小心,踩白了梨树的枝头

当初,开垦梨园的长者
已安息在这面山坡上
坟头就着太阳
像他生前用过的烟斗

春日归来
梨花信守承诺
年年集体来过
千朵万朵。每一朵
都是对他最深的惦念

江边旧码头

江水抚摸了千万遍
只因风雪来过
又走了。剩下沉默
像贴在地表上的
一块疗伤的膏药

"春风又绿江南岸"了
它,却特别醒目
侧身而过的船只
汽笛声声
一遍遍敲打着
这光秃秃的旧码头

锚链深陷在泥中
无法自拔,索性
死死地拽着东流的江水
以空的境界,完成
后半生的徒劳

"江天一色"被张若虚卖到了唐朝
从此,涂抹在
文人墨客的精神伤口处
任光阴治疗

斜阳拍案
江水奔腾,这条大河
历练了多少的苦难与幸福
浪花翻滚
踏着来路,我想去
解开年轮的绳索

本版制图:何芬

妈妈,我想您

■张正尤

妈妈,自从1995年10月您被癌魔无情地夺去了只有60岁的生命,至今27年多了,您那慈祥的面容、忙碌的身影时常在我梦里浮现。梦中的您依然是那么关心我疼爱我,不知多少次我泪湿枕巾……

从我记事起,父亲长年在外地做木工,挣钱支撑困窘的家,每年春节才回家一趟。您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我们兄弟姊妹7个,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您柔弱的双肩上,繁忙劳累一直伴随着您。后来,姐姐们能够陆续挣工分了,日子才稍许好过了些。1983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家分到了14亩水田旱地,且大多在离家几里之外。这时父亲虽然结束了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在家忙农活,但是,身体瘦弱的父亲因多年从事繁重的木工积劳成疾,您肩上的担子仍然是那么沉重。再后来,3个姐姐先后出嫁(四姐两岁时被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抱养),哥哥上了大学,我和弟弟相继走进了军营。您还是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您辛勤的劳作。插秧、锄草、播种、收割、扬场、喂猪、养鸡、洗衣、缝补、纺线、做饭等等,里里外外,忙忙碌碌,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

"儿行千里母担忧",无论多么忙碌劳累,您时常挂念身在他乡的孩子们。我当兵两年多,没有回家探亲。一天,我儿时的一个伙伴见思儿心切的您常常念叨我,来到我们家对您说:"金生(我的小名)回来了!"您信以为真,急忙跑出家门迎接我,东瞧瞧,西望望,也没有见到我的身影,直到一旁的伙伴忍不住笑出了声,您才明白原来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我每次探家,努力偿还欠下您的心灵上的债务,抢着劈柴、挑水、碾米、喷农药等。您总是尽量让我少干活,怕我累坏了,您说:"儿啊,多陪妈妈说说话,讲讲你在部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妈妈最爱听这些故事。"您每次都要叫父亲杀一只老母鸡,用新鲜猪肉爆炒一下,然后装进瓦罐,放在灶膛的炭火里煨上整整一夜,您总说这样煨的鸡最有营养,味道鲜美。翌日早晨,您把满满一大碗鸡汤端到我跟前,关爱地说:"金生儿,全家就你这么瘦弱,吃吧,都吃了,让身体长得结实些,好好在部队干工作,妈心里才高兴呢!"您在一旁"监督"我吃,我若不吃完,您就泪眼朦胧,而您却从来舍不得吃一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听二姐说,一年夏天,您因过度劳累,身体脱水晕倒在家门口,不省人事。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大妈及时发现,叫人把您急送医院抢救,才把您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事后,医生说,若是再晚来几分钟,您的命就没救了。

1994年5月,我刚由义务兵转改为志愿兵,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可是随后得知您因严重胃溃疡和胆囊炎住进了县医院,我请假后,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您面容憔悴,我心里难受极了。一次,邻居大嫂向我透露,您的生活过得很清苦,菜里只放很少的一点油,每年农忙季节,您总是早晨一次将三顿饭做好,中午、晚上热一下吃,有时甚至直接吃凉的剩饭剩菜,这怎么能不得胃病呢?

当年"八一"建军节那天,三姐夫陪同因病情恶化的您第一次来到北京,海军总医院(现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的专家确诊您为胃癌晚期,必须立即手术,否则,您的生命就不会超过3个月。我和三姐夫始终没有把这一可怕的消息告诉您,谎称您的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做个手术很快就会好的。

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我想搀扶您到长城、天安门等您盼望已久的名胜古迹游览一番,您却执意不肯,您说:"虽然妈妈以前很想去,可现在手术需要用很多钱,我就不去了。"手术后,大姐夫来接您回家,我再次想了却您的心愿,您仍然不同意。直到您回家那天,我说去北京站乘坐火车时顺路看一看天安门,您这才勉强答应。当我们乘坐的出租车行驶到长安街时,我为您拉开了车窗,您望了望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和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心满意足地笑了。

您回到老家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有一种抗肿瘤的瓶装粉状药物疗效较好的新闻,我每月去丰台区的这家药店购买药品邮寄给您,您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得很好,我很开心。可是好景不长,1995年10月13日,我突然接到了您病危的电报。当我14日晚10点多匆匆忙忙赶到家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瘦骨嶙峋的您就是我昔日精神矍铄的妈妈。我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半晌,您费了好大劲才慢慢睁开双眼,吃力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是金生,我二儿吧?"我高兴地大声回答:"妈妈,是我!"我本来想整宿陪伴您,但姐姐们不让,说我一路坐车太累了,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次日,天刚蒙蒙亮,姐姐们突然把我叫醒,急切而痛苦地对我说:"弟弟,妈妈快不行了,你快起来送妈妈最后一程!"我火速跑到您的床前,此时您已经完全昏迷了,气若游丝。不一会儿,我亲眼看见您喉咙微微一动,咽下了人生最后一口气,眼角流下了人生最后一滴泪水,您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任凭我们声嘶力竭地哭喊,您再也不能回答了,哪怕动一动眼睛和嘴巴也永远不可能了,带着对美好人世间的无比眷恋和许许多多的遗憾,极不情愿地走了……

妈妈,如今,我们兄弟3人都为您娶到了俊俏贤惠的好儿媳,她们都是大学生,都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都为您生了帅气、聪明的孙子。弟弟退役后在广州创业,哥哥、弟弟在广州成家,我在北京成家。

有一年春节,我和您二儿媳妇带着活泼可爱的二孙子到您坟茔前看您去了,妈妈,您知道吗?但是,我心中常常不安,您生前没有享受到子女们给您的幸福,我们的愧疚之情至今犹存,因为我们欠您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妈妈,请您原谅儿女们"忠孝不能两全"吧!

妈妈,中国妇女的优良品德集于您一身,您是一位勤劳、能干、善良、淳朴、节俭、开朗、乐观和百般疼爱子女的好妈妈,叫我怎能不想您?每当我想您的时候,就会在梦中见到您,任由泪水在我腮边悄悄滑落……

妈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您离开我们竟然27年多了,我真的好想您!